

台静农

全集

建塔者

海燕出版社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建塔者

台静农 著

海燕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建塔者 / 台静农著. — 郑州: 海燕出版社, 2015.10

(台静农全集)

ISBN 978-7-5350-6424-0

I. ①建… II. ①台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21682号

台静农全集

选题策划 黄天奇
项目统筹 胡宜峰
责任编辑 韩 青

美术编辑 刘 瑾
责任校对 李培勇
谢斯淇

责任发行 贾伍民
责任印制 邢宏洲

主 编 黄乔生
整体设计 张 胜
版面制作 从文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

(郑州市北林路16号 邮编: 450008)

发行热线 0371-65734522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 32开(787毫米×1092毫米)

印 张 3.75印张

字 数 75千字

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28.00元



与未名社成员合影（左起韦丛芜、李霁野、韦素园、台静农），
20世纪20年代摄于北平

建塔者

臺靜農

「你知道，我們的塔的基礎，不是建築在泥土和頑石的上面；我們的血凝結成的鮮紅的血塊，便是我們的塔的基礎。我們期望這塔堅固和永久，不用泥土和頑石，毫無疑惑地將我們的血凝結起來。」

「朋友，你一定要我作絮絮不休的談話，我向你說什麼呢？你是知道我的，我的一生是沒有憂傷和失望，我是同你們田裏的牛一樣的，永久地用我的力和血和汗去作我的工，直到屠人宰割了我的屍體，或將我的頭放在絞架上。……」

「你不是說，不知我的下落的時候，你是非常地焦慮麼？其實失了踪跡的事，我們早已習慣了，你們關着門弄文學的人，那里知道呢？當你東奔西跑打聽我的消息的時光，我正同我的朋友被一羣野獸看守着；這一羣野獸們，的確是比以前聰敏得多，他們居然使我們不知不覺地讓他們圍住了。」

「那時他們向着我們得意地笑，我們也苦笑了。不料他們看了我們苦笑，便立

发表于《未名》杂志第一卷第一册的《建塔者》



自刻白文印“静者”，朱文印“龙坡丈室”



国画《梅》，1987年作于台北龙坡里

出版说明

台静农（1902—1990），字伯简，笔名青曲、孔嘉等，晚号龙坡叟，安徽霍邱人。青年时期就读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，与鲁迅等发起成立文学团体未名社，编辑出版《莽原》半月刊、《未名》半月刊和《未名丛刊》《未名新集》等丛书，出版小说集《地之子》和《建塔者》。鲁迅编辑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二集》，选录台静农作品达四篇之多，更在序言中称赞台静农“贡献了文艺，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，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，能将乡间的死生，泥土的气息，移在纸上的，也没有更多，更勤于这作者的了”。台静农编辑的《关于鲁迅及其著作》，是中国最早的鲁迅研究专著之一。1927年后，任教于辅仁大学、厦门大学、山东大学及齐鲁大学等。抗日战争爆发，迁四川，任职国

立编译馆和白沙女子师范学院。1946 年赴台，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二十余年，弟子甚众。

台静农著作版本虽多，但皆为单行，略无统系，又因为大陆、台湾睽隔多年，台先生一些著作不为大陆读者所知，其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。2012 年，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了“无穷天地无穷感——台静农书法精品展”暨纪念台静农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。会后我们即策划编辑台静农作品全集和书画集，得到台先生亲属以及台湾大学、北京鲁迅博物馆、香港香江博物馆等机构的大力协助。

《台静农全集》共 11 种（13 册）。除书画作品外，收录目前所能见到的台先生的所有作品：《地之子》《建塔者》《龙坡杂文》《白沙草 龙坡草》《静农论文集（上、下）》《中国文学史（上、下）》《关于鲁迅及其著作》《淮南民歌集》《台静农遗稿辑存》《台静农往来书信》《台静农年谱简编》。

《地之子》《建塔者》《龙坡杂文》《关于鲁迅及其著作》《淮南民歌集》《静农论文集》为台先生亲自编定。《中国文学史》是台湾大学中文系的讲义，为台先生后半生心血所聚，经其弟子编辑整理而成。两本诗集加上未编集的诗列为一卷。未收入自编集的文章编为《台静农遗稿辑存》。台先生书信所存不多，且从未编集，此次在台先生亲属努

力下，得到台先生给家乡亲属的信札多通；我们将一些他人寄台先生书信编入，称之为“往来书信”，虽然有些书信并没有构成来往，但借此可以了解台先生的交游和志趣。最后，编者参考了多种资料，编成《台静农年谱简编》。

全集的主要编撰人员为黄乔生、姬学友、刘思源、许礼平、徐鼎铭等。台湾大学中文系何寄澎、柯庆明、许铭全诸位先生整理《中国文学史》厥功甚伟，值得铭记。海燕出版社重视学术文化积累，精心组织，细致核校，使全集得以顺利出版。

台静农著作出版时间跨度大（有些作品为20世纪早期白话文），加之台湾和大陆出版规范的差异，我们在编辑过程中遇到大量文字用法不统一的问题，如“做”和“作”，“好象”和“好像”，“的”和“地”，“那”和“哪”，“崛强”和“倔强”，“迷漫”和“弥漫”，“销毁”和“销毁”，等等。为了尊重文本的历史性，在不损害文意的前提下，本集尽量保存较早版本的原貌。

因水平有限，本集一定存在不少问题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者

2015年9月15日

目录

建塔者.....	1
昨夜.....	7
死室的彗星.....	18
历史的病轮.....	39
遗简.....	50
铁窗外.....	59
春夜的幽灵.....	65
人彘.....	70
被饥饿燃烧的人们.....	79
井.....	87
后记.....	103

建塔者

你知道，我们的塔的基础，不是建筑在泥土和顽石的上面；我们的血凝结成的鲜红的血块，便是我们的塔的基础。我们期望这塔坚固和永久，不用泥土和顽石，毫无疑问地将我们的血凝结起来。

朋友，你一定要我作絮絮不休的谈话，我向你说什么呢？你是知道我的，我的一生是没有忧伤和失望，我是同你们田里的牛一样的，永久地用我的力和血和汗去作我的工，直到屠人宰割了我的尸体，或将我的头放在绞架上。

你不是说，不知我的下落的时候，你是非常地焦虑么？其实失了踪迹的事，我们早已习惯了，你们关着门弄文学的人，那里知道呢？当你东奔西跑打听我的消息的时

光，我正同我的朋友被一群野兽看守着；这一群野兽们，的确是比以前聪敏得多，他们居然使我们不知不觉地让他们围住了。

那时他们向着我们得意地笑，我们也苦笑了。不料他们看了我们苦笑，便立刻冷静了，他们的颜色变作了惨白，恐怖。

他们拥着我们走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但是他们步伐的声音，显然得意的很，凯旋似的；可是我总不免替他们感到寂寞。

这一来，我们有四个人，你也有认识的，D 是你的同学，A 是你的乡亲，还有 E，这位便是你同他初次见面以后，你便向我说，他是一个英挚可爱的少年；你现在还想念他么？他已经没有机会同你见面了。

你以为这是无用的牺牲么？不，你还是不能了解我们，这难怪你，你的环境给与你的太好了；你必得走到人间里看一看，你便可以发现你所亲爱的人们，是怎样地被强暴欺凌？是怎样惨痛与凄苦？

你一定要打听 E 等的结果么？好罢，我告诉你；但是，请你千万不要更为颓丧，因为这个时代，是我们敌人的，不是我们的。在敌人的时代下，自然我们的一切，他

们都时时刻刻在那里窥伺着。他们如同饥饿的豺狼期待着野物一样的情形期待着我们，但是，这是无用的，即使被攫去了，如 E 等一样，在我们看来，倒是不可免的命运，因为我们的塔，建筑在血块上的！

那是一个寒冬的夜。

忽地我从梦中醒来，人声嘈杂，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但是我立刻明白了，他们正在提人。我听叫了 ADE 及另外几个人的名字，我一气爬起，坐在炕上，当时，我以为我是要同去的。直到目送着 E 等出去以后，还没有叫唤我的名字，同时看守的向我斥责，只得重行躺下。房中灯光昏黯，身上隐隐的酸痛，因为他们的野蛮规矩，除了压着右膀子睡去，其余什么睡法都不许，所以全身的骨节非常地难受。

外面人声嘈杂得汹涌，我的心不由地愤怒起来。他们正在预备收拾 E 等，我是知道的；因为他们一向惯于在黑夜里施行他们的伎俩。

忽然，外面迷漫了闪电般射人的银色的白光，照得房中明亮，一切的声音都静止了。院中老松，巨大的阴影横在窗纸上。少顷，白光熄灭了，人声又嘈杂起来。你知道这是作什么？他们是在照相。这更无疑义，他们的生命

将要攀到最后的阶段了。

怎么！你的颜色变得这样惨白，你以为这是很可惜的事么？朋友，你真太懦怯了！我可以担保，有那一天，你可以看见我们的刀压在他们的喉咙上。我不是向你说过几次么？我们的塔的建成，是需要血作基础的。

外面的大车发出沉重的响声，他们开始走了。我抬起头静听外面的声息，忽然一阵歌声起了，——这歌曲的伟大，比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的 *La Marseillaise* 还有意义。在歌声里，忽然听了一个少女的声音夹在里面，我便迷惘了。不得已再静静地听下去。这时大车声渐渐低微，一切的声音都不大听出了，最后忽然听出“万岁”的呼声，这呼声是微颤，凄壮，分明是那少女的声音。再听下去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。

ADE 和那少女我们便是这样地离别了，我们没有握一握手，当我坐在床上目送他们走的时候，就是最后的一面了。这时候，我更愤怒，眼巴巴地看着敌人将我的亲爱的人毁灭了，虽然 E 等悲壮地唱着歌殉了我们最伟大的工程。

你还要追问么，关于那少女？她么，现在提起她，我的心还震动得厉害！好像我告诉过你，S 大学的玛丽，那

少女便是她！她是什么时候，被野兽们得到的，我不能知道；要不是我听着了她的声音，我做梦也不会梦到她同我们一起落在野兽的巢穴里，虽然事实是可能的。

玛丽，她是E初恋的情人，这关系你是不知道的。她的性格，又温柔，又激进，可以说，她是没有一点普通女性的。论战时，她那娟秀的目光眦裂，俨然是一位刚强的男子；论战后，她和E拥抱，亲吻，舞蹈，笑谑，她便成了一个再温柔不过的美人儿。你知道我向来一种鄙视女性的偏见，然而见了她，我不能自制地拜倒了。

这用不着详细地告诉你，反正你知道，她是E的情人好了！E常说，我不能占有她，也不敢占有她，因为她不是属于我的，有如我之不属于她。现在，我们伟大的工程中，他俩一同作了我们的基础，E或更为满足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可爱的玛丽，总算是属于他的了！

以后的事么？我没有看见，但是可以说我是看见了。

寒夜里，黯淡的月光下，一群武装的人，围着一辆大车，静默地提起步伐走着。大车中坐着三个青年，一个少女，他们从容地悲壮地唱着歌，高呼着万岁。大车碾着

马路声，沉重的整齐的步伐声，都同了歌声唱和着。一阵北风迎面吹来，卷起地上没有冻结的沙尘，枯树发出尖锐的啸声，这歌声便随着远了。那些武装的人，时时用枪柄来打他们，想塞住他们的嘴，但是终于不能够，歌声依旧缭绕于太空中。凶悍的 A 这时候一定要用他平常骂人“狗，狗，狗！”的句子来骂他的敌人了。至于 D，也一定地叫出：“当心你们的将来！” E 是不会暴怒的，温静的神情，微笑褪红的面庞，永是少女般地合着拍子唱他那伟大的歌。呵，玛丽么？她一定比 A 还愤怒，她的全身的血脉，要同暴风雨一般。好罢，我不愿回想下去了。

西方剩下了几颗残星，晓月已经坠落，大车便和我们亲爱的人分别了。

歌声逐渐消逝在大野里。最后，仅剩有一种孤独的歌声，这歌声在寒空中孤峭颤栗，但仍旧是阴森和壮烈。少顷，大野又将这孤独的歌声吞没了。

我的朋友，你该相信，从此我们塔的伟大的基础上，又增加了一份新的力量了！